

# 稻谷香里忆开镰

## 【希望的田野上】

□李玮

“秋来十天遍地黄，风吹稻菽千重浪。”立秋之后，老家蟠龙的山坡上、山坳里、山谷间，满眼都是阳光的颜色，诱人的稻香令人神清气爽。那些随风起舞、密密匝匝的谷穗，互相温情地厮磨着、呢喃着、幸福着，成为乡村四季最辉煌的景致。

开镰前几天，要对稻田开缺放水，方便打谷。记忆中，父亲和所有山里人一样早出晚归，夕阳下，手扶锄头的父亲，眼里尽是欢喜和柔爱的目光。只见他与绕膝身旁的谷穗低声细语，或把拥上田垄的“淘气鬼”一拨拢地予以“整队”，或吆喝那些“尝新”的麻雀们。

盼望着盼望着，秋收即将来临。父亲要到3公里外的同心场陈铁匠铺子里排队，打造几把钢火极好的镰刀，准备好禾席、拌桶、打谷架和箩筐等农具。赶场这天，父亲还打回三五斤苞谷酒，采购老荫茶、香烟、豆腐、新鲜猪肉等物资。俗话说：“栽秧的酒，打谷的饭。”栽秧打谷都是体力活，家家都要请人帮忙互助，按照规矩，午饭前两三小时还要“过午”补充能量。而“打谷饭”必不可少的就是硬头汤圆了，食材为平时格筛选出的碎米，母亲早已用石磨磨制而成。

“十里西畴熟稻香，槿花篱落竹丝长。”开镰这天，太阳从青埂口的山梁上慢腾腾爬起来时，田块里已倒下稻谷一大片，露出一排排镰印整齐的禾桩。父亲把一束束稻穗送进拌桶里，在打谷架上左打右拍、上下翻滚，不一

会儿桶里就堆成了一座金山。此时，田野里此起彼伏的打谷声，热烈的乡音村语，流淌着山里人朴素的满足和快意。

晒秋时节到来，房前院后的地坝被染成金黄。厨房里，饭甑盖上热气腾腾。母亲添足灶膛里的柴块，偷空来到院坝上，把从田里挑回的水谷子铺平，然后打糗草、分行、晾晒。此时，乡村民办教师的母亲绝对对是十里八村最优秀的画家，她以院坝为画纸，谷子为颜料，爪耙为画笔，描绘出一幅岁稔年丰的美丽画卷。

如此忙碌三五天，伴随风车的吱吱声，一粒粒涨满太阳因子的稻谷跳进箩筐，最终集合到方柜、扁桶、木仓里。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每每此时，父亲就会念叨那句老话：仓里有粮，心里不慌。

割收唯恐慢乡邻，秋动声声感物新。如今，乡亲们不再为栽秧打谷缺人手而焦虑，秋收时节，各种收割机在稻田里画出一道道幸福的足迹。水稻生产的耕、种、收实现全程机械化，现代示范农业成为乡村田野一道新风景。村里的年轻人早已“洗脚上田”从事其他行业走上富裕路，老人们把田块“打包”给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“新农人”，昔日“塆塆田”“冷沙田”“望天丘”都能旱涝保收。

“都梁之民独无苦，须晴得晴雨得雨。”南宋诗人陆游路过蟠龙旅居梁山时，将物阜民丰的故乡梁平，定格在咏颂千年的历史里。老家水稻种植历史悠久，特有的冷沙米和蟠龙米去年曾双双上榜“重庆十大好吃大米”品牌。春种秋收，天道酬勤。从青翠欲滴的秧苗，到晶莹剔透的米饭，一颗稻子在温润的田

块里完成蜕变，不但有餐桌上最美的留白，还可幻化出万千丰味。

昨晚，在福建开公司的儿时伙伴建平发来微信，聊起儿时开镰打谷场景，希望快递一点新米过去。古人云，人间至味是清欢，对于建平来说，稻谷香里说丰年，大千世界，唯有家乡的稻米最能慰藉乡愁。对于远行的游子来说，稻子是生活的烟火和心灵的路径，村里的孩子不管走到哪里，都不会忘记家乡的味道。正如父亲所言，每个山里人都是一株水稻——血液里淌着稻谷的精髓，骨髓里藏着稻谷的韧性。

净雨无欺禾稻熟，开镰有望价钱臻。开镰，是农人与乡村、季节和土地建立的一种秩序，延续了山里人祖祖辈辈渴望的目光，延展着山里人一辈又一辈的梦想。

## 无言打量“巴蜀鬼才”



□宋建峰

我年少时就知四川有位文化名人，他9岁登台唱戏，自学成才文笔犀利，擅写剧本、杂文、辞赋。他便是魏明伦。

人世间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。我高中时读《巴山鬼话》，当年年少未免囫圇吞枣，只知其文笔了得。十几年后，也就是2011年定居重庆的半年后，我去成都接该书作者魏明伦魏老来渝参加第十二届中国戏剧节。

初见魏老，与我印象中的“鬼才”有所偏差。以前在报刊杂志上看到的是青壮年时的他，微胖。而步入古稀之年的魏老体型清瘦，但精神矍铄。

那次我们周五到成都，接魏老赴渝出席戏剧节开幕式，观看开幕剧《邹容》——此剧乃重庆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而打造的原创大型现代交响舞剧。魏老对此行非常重视，准备也比较充分，随身带了两个行李箱，估计戏剧节期间他要在渝小住半月，会友叙旧是必不可少的。当年参加戏剧节的还有著名艺术家、剧作家阎肃。阎肃原名阎志扬，后来得知他还是我们单位一位退休老同志的亲哥哥。原来，你身边的人或许就藏着一段不平凡的故事。

那时的成渝高速公路车程要3个多小时，可以领略沿途美景，也可以细细打量一个人。魏老在车上似乎没有睡意，我坐在他身后，瞧他似乎若有所思。不一会儿，他

叫夫人从包里取出摄像机和数码相机，他开始摆弄摄像机。一旁，他夫人也打开了数码相机浏览照片，我好奇地凑了上去，魏老与余光中、流沙河、秦怡等人的合影跃入眼帘。据他夫人讲，他们每年都要出去走走，访亲会友时都会合影留下回忆。魏老有两个儿子、一个孙子一个孙女，也正是享天伦之乐的时候。

魏老年轻时博闻强记自学成才，正如他在《读书三性》一文里形容自己：我读书并无鬼点子，多是笨办法，不敢偷懒取巧，全靠刻苦自修。魏老说他幼年是雪案萤窗苦读派，如今是郊寒岛瘦苦吟派。这种苦读精神，不正是当下的人们需要共勉的吗？

那天，魏老上身穿蓝色衬衫套着一件红马夹，定睛一看，红马夹上面还缠着一些白色细长的毛。我寻思着魏老是不是养了一只白猫，估计这猫在主人写作的时候老是爱撒娇喜欢往身上窜，非要成为第一读者不可。不经意间，发现魏老脱左脚上的皮鞋，连同袜子也一起脱了，光着脚丫踩在车垫上。哈哈，“鬼才”果然很率真。只见一双尖头型的脚板，脚后跟皮肤有点开裂，丝丝裂纹俨然写着一个“川”字，魏老那句“生是蜀人，死是川鬼”的名言便浮现出来。

穿着简单不表了，他从包里掏出几本电话本来，那才叫寒酸。所谓的电话本就是几块钱的那种普通笔记本，完全被翻烂了，犹如账房先生的老账本。魏老一页一

页地翻着，我悄悄地瞟了一眼上面的“账目”，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大名历历在目：黄苗子、韩羽、冯骥才、姜昆、韩少功、张铁林……

这些名字和电话号码，用毛笔、签字笔、圆珠笔写的，以毛笔写的居多，毛笔字大看起来不累人。魏老翻着每一页，我猜想他在琢磨着戏剧节期间还有哪些文朋画友要去见，要和他们谈一谈艺术与人生。

顺利抵渝，魏老下车后递给我一张名片，上面印着他列为第一的头衔：剧作家。看来，戏剧是他一生挥之不去的“老伴”，杂文只是他的“外遇”。目送魏老与夫人携手步入酒店的背影，让我想起了一张记忆深刻的照片：妻子朱碧琴为吴冠雨中写生撑着一把小伞，看似她用这把小伞护着画家消瘦的身躯，其实她撑起的却是吴家的一片天。吴冠中和朱碧琴相濡以沫，魏老夫妇二人又何尝不是。夫人这么多年来一直担任魏老的助理、摄影师、摄像师、护士、厨师……二老补办婚礼时，作家蒋子龙将魏老的这份福气精准地传递了出来：“已经75岁的魏先生，盛装淡彩，神情庄重又难掩满身洋溢的幸福和满足感。”世间最真挚的情感就藏在这平凡的举动里与平日的琐碎中，无需言语，却带给我内心一阵一阵的触动、感动。

这就是一个寻常人打量的“巴蜀鬼才”，集才、胆、识于一身，为戏、文、赋写一生。

中国戏剧群英荟萃，自然少不了魏老的一席之地，就像国画界不能不提范曾一样，此二人又惺惺相惜。《范曾致魏明伦书》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：明伦兄，兄蜀中文坛奇才，皆读兄之文，散淡萧疏之外复有排闷掉阔之气。近日，我重读魏老的《巴山鬼话》，确有同感。今年是魏老从事文艺工作70周年，祝福他艺术人生长青。

# 在两条大江里度过炎夏

□阿蛮

避暑是重庆人高温生活的主题之一。上世纪70年代以前，城里家家户户必备凉椅、竹床等纳凉家具，小巷、院坝、人行道、防空洞都变成乘凉之地，同时也是社交场所，妇女拉家常，男人议时政，孩子听鬼故事，全在这里了。

男孩子对付酷暑的办法要多些。我们那时就把两条江当成天然游泳场，其乐趣现在已不可复制。比如从珊瑚坝下河，搭上激流漂至东水门或朝天门上岸，比乘公交车还快，俗称放滩。

在相对平缓的嘉陵江，轮船从上游向下驶来形成排浪，游泳者在水里随波逐流、高低起伏，快乐无比，我们把这叫做乘浪。

还有梭巷，就是在江边停靠的船缝间游泳。那时农村的木船往城里运米和蔬菜，往回运粪肥和日用品。船多的时候，左右船帮相靠，上下首尾相连，人在船缝间游泳，仿佛穿过一条条小巷，再烈的太阳也晒不到，既凉爽又惬意。有时候两条街的孩子在同一水域遇上了，互不相让，便在船巷里挤作一团，居然能把四五排木船挤开，把“巷”变成了“街”。两伙人便以那街巷打水仗，直到一方败逃为止。

最奇妙的“发明”是吊舵。先在上方游近木船，贴着船身顺流靠近船尾，拼命游几把，以极快的速度冲进船尾，抓住船舵。船在行驶，机会稍纵即逝，因此眼明手快是必要的本领。一旦吊住行驶着的船舵，让船带着冲上水，乘风破浪的感觉就格外爽了。只是苦了岸上纤夫，那时的木船没有电机，沿江上行，一靠风帆，二靠拉纤。尾舵被人吊着，增加了负荷，纤夫不晓得，船老大却知道，就会想办法对付。

有一天在长江里游泳，早早地看到一艘大木船张着帆向上游行驶，拉纤的有十几人。我跟着哥哥从上游靠过去，贴近船帮，很方便地吊上了船舵。大木船的舵也很特别，竖在水里的木舵片宽近一米，水面下方还嵌着横木，舵成十字形便很牢固。我和哥哥抓住舵片翻上横木坐了歇气，好比搭上免费客轮，十分爽快。

正得意时，突然舵上方船板掀开，船老大站在上面指了我们骂。想逃走却没敢跳下水——船正经过一片礁石区，江水激起一串漩涡，跳下去等于找死，只好硬着头皮听船老大骂。

船老大骂一阵，歇口气，转身走开，继续指挥船驶过礁石区。再出现时，便多了个年轻水手，提一只木桶，探头把我们看实了，便提起木桶来。那时心里着慌，又不敢

逃，哥哥和我就像等待宣判的囚犯。水手黑着脸把桶里的东西倾倒下来，都倒在了哥哥头上。

我害怕极了，闭眼听着声响，又猜想倒下来的可能是开水或者粪便。没闻到臭味，也没听到哥哥喊叫。睁开眼看，却见哥哥一头一身都是黏黏稠稠的东西。还没看清究竟是什么，哥哥已经扑进了水里。

我愣愣地看着哥哥在水里扑腾，自己却不敢跳下水，可怜地等待船老大的发落。年轻水手没有再往我头上倒东西，却伏下身把我拉了上去。这时才看清木桶里那东西是刷船用以防水的桐油，没有腐蚀性，但油腻黏身却无法洗掉。

船老大和年轻水手没有再说一句教训我的话，在船驶到一片平静水面时，一人抓手一人抓脚将我提起来，不由分说地抛了出去。

我永远忘不掉那个时刻，有生以来第一次升到那样的空中，仰面朝天，四肢张开，全身赤裸，无牵无挂，尽情享受了蓝天、白云、阳光和江水的洗礼。

几十年过去，两江中的木船早已消失，人们对消暑热的办法早已与时俱进。还是那句老话，无论什么年代，无论逆境顺境，日子总要过的，办法总会有的。这是长江、嘉陵江给我的童年启示。



欢乐喷泉

唐鸿安 摄

## 一代师表

□蒋元明

我们初中同学第一次相聚，已是毕业43年后。当年的花季少年，已成花甲之人，大家除了高兴，就是唏嘘。

相聚快要结束时，女同学小眉提议去看望班主任肖老师，得到大家的响应。

肖老师名叫肖善琴，在重庆市第48中学颇有名气。她高高的个子，清瘦清瘦，短发齐肩，眼神锐利，不苟言笑。有学生背地里给她取了一个怪异的绰号“苛性钠”。这是烧碱的化学名，肖老师自己解释说，因为她有点“歪”。

48中学，在重庆远郊北碚区歇马场。刚入学时，我发现肖老师的厉害主要表现在嗓门高，一双锐利的眼睛全方位扫视，讲话时大手一挥动，颇有老鹰抓小鸡的架式。可和人谈话时，她会微微低头，而且和颜悦色。

入学不久，学校举办运动会，我报名参加短跑比赛。学校对参赛运动员着装有要求：男生一律白衬衫、蓝裤子。那时，农村学生有补疤衣服穿就不错了，哪有什么白衬衫？我想打退堂鼓。肖老师知道后，说她刚给儿子买了一件，还没下过水。她回家取来白衬衫让我换上，上下打量一番，双手一拍：哈，挺合身的。

运动会上我大大地露了一回脸。赛后，我把白衬衫脱下还给肖老师，可那领子留下一道黑印。我很不好意思，肖老师却笑着说：没关系，洗洗就没了。

少先队15岁就要退队。提前几个月，我和开鑫同学交了入团申请书，高中班团支部负责培养我们。入团后，开鑫接替班长职务，我任团支部书记——那时的班干部，主要是班主任提名，同学们举手通过。

记得那段时间，我把所有的课外时间都花在找同学谈话上，连放学后用的时间也用上了。父亲听说我常常晚回家，很不高兴。我不想解释什么，那样他会更生气。

一个星期天，母亲去歇马街上赶场，下午两点左右才回来，满脸欢喜：“今天肖老师硬把我拉到她家去吃饭，做了好多菜！”

其实，她们经常在街上相遇。可这一次，肖老师说，她从下场口走到上场口，来回两趟才找到我母亲。母亲忙问有啥事，老师说，没什么事，就是想和你摆摆龙门阵。她俩就边走边聊，分路的时候，肖老师说，还没聊完呢，干脆到我家吃饭吧。

母亲心头一慌：怕是娃儿在学校惹事了！进了家门，肖老师就叫两个儿子出来：“快喊蒋妈妈。”然后让孩子陪母亲说话，她自己扎上围裙下厨。不大一会，一桌菜就出来了，满桌飘香。

饭后上茶。母亲说，肖老师，饭吃了，茶也喝了，话就敞开了说吧。您教书教得好，我们早就知道的，娃儿交给您，我一百个放心。老话

说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孩子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，您尽管批评，要打要骂都可以，那也是为他好嘛。

肖老师摆摆手说，你放心吧，你家娃儿是一个懂事的学生，不但自己学好，还帮助别人。学生在学校不但要学文化知识，还要学做人做事，全面发展，这对他们将来有好处。他是团干部，有时可能放学回家要晚点，我们要理解、支持。

原来，前段时间无意间说到父亲对我放学回家晚了有些误解，没想到肖老师记在心上了，又巧妙地反馈给家长。

3年初中结束了。肖老师顶着烈日炎炎把录取通知书送到我家：我考上了重庆市第一中学。

1969年春，我应征入伍奔赴青海，3年后调北京，半年后去南开大学读书。寒假回乡探亲，到家没两天就去拜望肖老师。

我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向老师作了简单汇报。说到上大学，肖老师特别高兴，说当年填报志愿，她动员我报普高，相信我能上大学。其实，那时我有些犹豫，报考中专把握比较大，而考了高中还要考大学，害怕失手。肖老师一脸的喜悦，说当年我们班一半以上的同学都考上了学校，真不容易。

当我问小眉同学有什么消息时，肖老师笑容一收，摇摇头。小眉没能入团，也没考上学，去川北当知青后，再无音讯。

多年后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有亲戚说认识小眉的妹妹，就此得到小眉的电话。

北京王府井大街一家旅店，我应约前去。小眉在四川广元，出差路过北京。

40年后的重逢，没有喜悦：当年那个端庄秀丽的少女不见了。开始交谈时，几乎是我问一句她回一句，她低着头，手里不停地打着毛线。随后的交流才轻松一些，她后来读了本科、研究生，成为一名外语教师，评上高级职称。

往事如烟，随风飘逝。等小眉她们买水果回来后，我们一起到学校，来到肖老师的家。

一头银发的肖老师十分欣喜，她把大家一一让到屋里，小屋被挤得满满的。

肖老师虽年近九旬，但腰板挺直，眼不花，耳不聋，思维清晰。大家一个个自报家门，她一个个记起当年的那个少男少女。即使没来的同学，只要一提名字，老师全记得。

满屋的欢声笑语。肖老师一再表示，能在有生之年见到同学们，心满意足了。

我举着相机，拍下一个个镜头。刚要收起相机，小眉拉着老师的手冲我说：“我和肖老师照一张。”

我心头一热，忙举起相机。镜头里，肖老师慈眉善目，小眉偎依在她身旁，像两枝金菊花开。

两年后，肖老师溘然长逝，终年91岁。